

司马玉常

原名邝雪林

一九二五年出生

四川重庆市人



主要著作有：《算盘打错了》

《秋水新篇》

《广州屋檐下》《小补之哉集》等

1996.12.27

司马玉常

广东省作家协会编
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

司马玉常作品选萃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

司马玉常
作品选萃

广东作家协会
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

编

花城出版社

粵新登字 05 号

司马玉常作品选萃

司马玉常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州雄鹰印刷厂印刷

787×940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2 插页 10.6 万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60-2177-1

I. 1875 定价: 8.00 元

出版说明

一、《岭南文学百家》是一套大型的文学丛书，计划出书一百集，集岭南文学百家之精华。从一九九二年开始，逐年出版，八年内出齐。

二、丛书收选对象为广东省当代作家的作品。每个作家编选一集。入集作品原则上由作家自选。作品创作时间不限，体裁不限（因篇幅所限，长篇小说、剧本、长篇叙事诗不收选）。每集约十万字。

三、每集刊登作家照片，附作家简介及主要著作目录。

四、丛书由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编辑，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资助，花城出版社出版。

花 城 出 版 社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十月

总 序

陈国凯

看我南粤，人杰地灵；岭南文学，源远流长。上溯中原文化传统，沃土根深；外得世界文明先声，锐意变革。历朝历代，岭南之文豪大家，文采风流，以其身体力行，光耀我中华文化，弘扬我民族精神。其显赫功勋已彪炳史册。岭南文士，多有侠骨柔情；岭南文学，素以先声夺人，其势如浩荡珠江，层波叠迭，其雄如滔滔南海，浪涌天高。

文章大业，血汗浇成，名篇佳制，代代相传。当今时世，万象更新。岭南山水，分外多情。广东老中青作家披晨风晚露，沐夏雨秋阳，挥热汗成花雨，扬雅韵于三江。一片真诚铸造文明大业。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文学创作出

版基金会为总结成果，振奋军威，展示阵容，造福社会，特斥资编选《岭南文学百家》丛书，收当代广东文坛百家俊彦之佳作，成书百卷，逐年出版，以观当世，启来者。

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秋于广州

取消目的与小驴克加

(代序)

“认真学习过各种严谨的音乐创作技巧”的美国当代作曲家凯奇，他创作的钢琴曲《四分三十秒》，你发梦怕也想不到竟是“大师”坐在琴前沉思几秒钟，作按键状四分余钟，然后鞠躬退场。《金属结构》则让锅、碗、铃、金属棒、洋铁皮加入演奏。《想象中的风景第四号》由二十四人操纵十二台收音机，按作曲家的规定时开时关，出来的是音乐、广播新闻或别的音响，纯由当时电台播送什么而定。

别以为凯奇是在恶作剧，他有其辞振振的理论根据：他一面说“创作音乐的目的就是与音响打交道”，“只要这种游戏是对生活的肯定，就会非常美妙。”一面又宣称“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取消目的。”这实在很难自圆其说。既然“与音响

打交道”这个“目的”“要取消”，那又何必开收音机、敲洋铁皮呢？倒是作按键状而后鞠躬退场有点像他的“目的”。然而，按照他的逻辑，“目的”既在“取消”之列，他又何必“创作”？何必登台？又如何“美妙”地“肯定”“生活”？

所谓“艺术家的脾气”，有时简直就无理可喻。而有一个时候，这种似是而非的呓语，以其似乎深不可测的玄妙的华袞，迷惑了不少求知心切的文艺青年，至今还余音袅袅、游魂缕缕，在那里待价而沽呢。

我并不佩服这一类的摩登神祇，哪怕它有十万华丽的宣言，牛皮吹得天上有地下无，引经据典至于古今中外，我依然看它如某些街边的“大”包——馅小皮厚，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尤其不被它那汹汹来势所吓倒。

文艺创作，毕竟不同于卖狗皮膏药，哪怕你抬出萨特、梵高、弗洛伊德等等大师，关键依然是你的膏药究系何等货色。大师因有其大而可敬之处，但大师是大师，你是你，拉大旗作虎皮的买卖终究经不起推敲。因此，我对做了遮住别人疮疤癞痢头的大旗因而变了性状的大师只觉惋惜，反倒倾心于确有一得之见的小师，他小，

但还你一个真我，不无可圈可点之处。

所以，我虽无什么雄心壮志、宏图大略，但也并不盲目迷信那些所谓“美妙”的“肯定”之类的洋膏药或土膏药，宁愿干点实实在在、平凡之至的“小补之哉”的工作，且不敢言字字皆真，却信奉也是大师的鲁迅先生的大实话：努力说些“真或较真的话”——这其实是一件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八十年代后期某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班塔市的选民们，全部选票一致推举一只年满二十一岁的小驴“克加”为市长，为了“可以不必花钱支付办公费用”。此事看去迹近荒唐，但我以为，比之“取消目的”的“目的”之类似乎正儿八经的高论，它倒是一种真话，或较真的话，——那里的选民们并不以花言巧语来掩饰自己的目的。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 记〕

这篇小文，大约已经可以把我的文艺观和为什么要选本集的这些内容说出来了。

这里需要略作说明的是——

第一组是一些我所思索后的杂感，千把字或三五千字一篇，多取类型而加发挥；第二组容积更小，个别篇外，均为五百字左右的“语丝”式的小杂感，接触的多为身边小事，压缩体积而扩充内涵，其实颇为不易；第三组则为几篇回忆性散文，人的忆海浩瀚，此乃几滴浪花而已。各组文字，大体按写作时间排列。

至于“萃”或“不萃”，各到何等程度，则需读者和时间来鉴定，我个人只不过以意为之而已。

司马玉常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目 录

取消目的与小驴克加（代序）	1
淡淡的血痕	1
文学艺术的惶惑	7
名将落马之后	15
电视广告印象	21
再谈电视广告	24
关于紫禁城及其断垣颓壁的思考	27
长城的短长	37
牢骚闲论	44
读书与老婆	50
可贵的“而已”	58
“他妈的”文学一瞥	64
情绪种种	69
“睬你都傻！”	75

谈流行歌曲的流行动作	83
人生时间差	89
唐老鸭的心境	94
发现	102
淡漠	106
花事	112
自视	116
比较的学问	121
关于牌牌	126
一证在手	131
略谈焦裕禄的古典情绪	135
我的中庸和不中庸	138
价值何在?	142
第三个搞活	149
从人生观说到人死观	154
历史的回味	168
名衔	173
文艺与赚钱	176
生活不骗人	182
张海迪追星	187

在家千日好	195
何止于金银珠宝首饰	200
现代图腾之最	202
另一种沙漠化	204
别了，柳叶飞刀！	206
浮世小绘	
思乡曲	215
英姨	216
十五扇富翁	219
梦里依稀“喊汽车”	224

附 录

司马玉常简介	230
司马玉常主要著作目录	232

淡淡的血痕

借用一句“古”话叫做“千万不要忘记”！这话虽曾和“阶级斗争”有点关系，我却绝不是主张“七八年再来一次”，为之作“舆论准备”。不！在我们这一代，还有不少老一代和年青的一代，都已经切身体味过其中的辛酸血泪，知道它对国家发展、民族进步和人民身心健康的粉碎性破坏力。不说“再来一次”，连半次也不能让它“来”，而且“千万不要忘记”！自然，也还不敢肯定地说，已经是十亿人民个个都牢记于心的无声之碑了。因为左得利先生常常阴魂不散，芙蓉镇上的吊脚楼主仍在梦里还魂，而我们民族还有一个相当致命的弱点——健忘。阿Q的时代也许早已逝去，他灵魂里的这种“国粹”却依然活着。当厚厚的日历一页页翻过，仿佛有一双无形的大手，把当初也许是相当深刻的记忆反复搓揉、漂洗，于是，记忆之渍——无论红的也好、

黄的也好、黑的也好、紫的也好——终于渐渐淡去、淡去，归于无形、无声、无光、无影，而入于无何有的大化之境，一抹淡淡的血痕也不留下。

鲁迅校勘的《岭表录异》载了一则小故事，原文精炼，照抄比复述还要传神：

天宝之乱，禄山大宴诸酋，出象，给（欺骗，撒谎）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虽异类，见必拜舞。”左右教之，象努目不动，终不肯拜。禄山怒，尽杀之。

先前单知道有“可杀而不可辱”的“士”，现在才知道在唐朝，还有因不健忘遂“努目不动”，成了可杀而不肯拜之象，闹得安禄山在“诸酋”面前牛皮吹破，下不了台而恼羞成怒，动了杀“戒”。林彪就比安禄山“给”得高明，他并不自吹“吾有天命”，只一味地拔高嗓门“万岁万万岁”“一句顶一万句”地另造尊神，而把自己树为一尊韦驮，看起来不过神前守护，一片忠贞，让人们欢呼“永远健康”而化为载入党章的“接班人”——不，接班之神。绕了一个大圈，结果依然“吾有天命”，安禄山岂能望其项背。那么，有没

有“终不肯拜”的“象”呢？自然也不会少，张志新便是其中的一位，结局相当惨烈，超出于唐朝的象，——设想唐朝的刑场上，总不至于不许象在临命之时悲叫几声而先断其声喉的吧！

考究起来，象之所以胆敢“努目不动”而“终不肯拜”，罪魁祸首，不仅在于它的记忆尚未全然淡化，或许目睹安禄山前后嘴脸的反差过强，反而加深了记忆之故。可惜的是，随着时间的搓揉和新陈代谢的递嬗，这样的象连同它的记忆，不知不觉地步入了“被遗忘的角落”，淹没在迪斯科的声光舞影之中，摒挡在不断耸起的高层建筑之后，被这样“热”那样“热”烧得踪影难寻。

谓予不信，事实就摆在眼前。

《文学报》载，作家赵丽宏在一批青少年中作了一个令他自己也吃了一惊的调查，“他们大部分根本不知道‘文革’是怎么一回事，什么‘破四旧’、‘红卫兵’、‘造反派’、‘走资派’、‘牛鬼蛇神’，从没听说过，连林彪、‘四人帮’为谁，许多人也搞不清。至于‘文革’如何破坏我国的经济、文化，如何破坏正常的人际关系和人们健康的思维，他们更是一无所知。”

有支流行歌曲叫做《一无所有》，青少年们

极喜欢引吭高唱，而且如醉如痴，好不陶然自怜。我想，这是在冰箱彩电齐备、肉菜三鸟不缺、学习工作天地广阔之余，一种“人往高处走”的情绪的逆向抒发。就像王子高兴起来，要去尝尝流浪儿的滋味，皇帝心血来潮，居然欣赏窝窝头的异香一样，可以理解，不妨唱唱。待到真要弄到像突出“自然灾害”而把“人祸”隐没起来那样的一无所有，恐怕他就唱不出声，而必须把时间用到忙于求生存的挣扎去了。不过，一无所有比一无所知还是略胜一筹。“无所有”了，他会去拼搏、创造，赶快改变这没法接受的状态；而“无所知”则痛痒不觉，甚且把好不容易才得来的“所有”折腾到“无所有”的危险，当作可笑可厌的杞忧，待到真的一无所有了，还不明白何以会挨饿受冻的呢。

于是，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作家赵丽宏提出了医治这健忘的药方：全面、深刻而又真实地编写一部“文革”史；出版有关的史论，从历史、政治、经济、哲学诸方面总结这段历史教训；不要限制创作、反映“文革”的文艺作品，以期深刻、震撼人心的巨著的出现，而形象地注释和补充历史；把“文革”的历史和教训写进大中小学